琴台客聚

彥火

人生的《囚籠》

2017年瑞典文學院曾因其中一位院士的攝影家丈夫捲入性醜聞，令到其他瑞典院士辭職抗議，致令2018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暫時擱置。

待到2019年那一屆，才將2018年、2019年度獲獎作家一起頒布。

陳文芬認為，瑞典學院因此次風波，歷經3年的動盪期，目前已恢復了獨立評選的方式。換言之，經過一番改革，目下瑞典學院已恢復了過去獨立評選的方式及運作制度。

瑞典學院已為此增加了對外語專家的資訊，不啻是好事。

陳文芬稱，瑞典學院這次的選擇，終於跨越到非洲視野，比較令人滿意，這個呼喚是長久以來當地媒體給瑞典學院的壓力。所以，媒體大部分都表示對這一結果很滿意。

可惜本屆的獲獎作家，知名度相對有限。

古納雖然有兩部小說翻譯成瑞典文，但在瑞典，他在文學界的地位並不彰顯。瑞典國家電視台邀請了瑞典知名評論家及文學大家作直播介紹，竟然沒人讀過他的作品。

即使目前我們所能讀到的《囚籠》及《博西》，也不是特別出色。

《囚籠》是寫主人翁哈米德在一家小鎮雜貨店做售貨員，癡迷一個經常到雜貨店打印度酥油的窈窕西班牙女郎。

初起這位女郎並不與哈米德搭訕，令他六神無主，他把這位女郎想像成冰雪聰慧的姑娘，成為他心中的女神，經常在她購買東西時給予一些好處。

後來有一位叫曼塞的老主顧在雜貨店遇到這位女郎，公開向女郎作了露骨的挑逗。之後曼塞對哈米德說，這些女人都是「假裝正經」，只要價錢到位，不難得手。

哈米德「不相信那姑娘是幹這營生的」。後來哈米德與這位女郎有了一次簡單的對話，令哈米德為之失魂落魄。

小說結尾，這位姑娘終於忍不住對他說：「你總在給我東西，我知道你也想得到回報。那樣的話，光靠這些小恩小惠就不夠嘍。」

可見，這位姑娘並不是哈米德想像的那麼冰清玉潔。她與老主顧曼塞所說的話一樣，是可以交易的，與她在哈米德心目中的形象落差甚大。（中）

挑弦雅音

姚珏

灣區文藝開新局 以實則治譜華章

粵港澳大灣區的橫空出世，為區域文藝合作創新帶來廣闊舞台。當年我在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求學，親身感受到紐約灣區沿海經濟和文化齊頭並進，灣區經濟文化帶已經成為許多世界級城市發展的共同趨勢。

近日，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藝合作峰會」又在廣東省珠海市舉行。廣東省文聯、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香港文聯）、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和廣州、深圳等大灣區9個城市的文聯共12家單位代表，共同簽署了《粵港澳大灣區文藝合作峰會成員單位合作備忘錄》。未來將通過峰會這一合作機制推動大灣區文藝交流、合作與創新，打造優質文藝展示平台，提升大灣區文藝影響力。

因為疫情防控需要，香港文聯只能通過視頻連線形式參加了峰會。我也受邀在香港現場參加了大灣區這一文化盛事。對於大灣區文藝合作共享、輪流召集舉辦的形式，我早在幾年前的全國政協提案已經提出類似的構想。我多次在提案中提出，要成立大灣區文化委員會統籌推進區內軟實力的合作、發展、推廣。去年的政協提案又提出由國家文化旅遊部牽頭，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承辦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藝術節，另外成立大灣區藝團夥伴計劃和藝術院校姐妹配對計劃，鼓勵香港、澳門和內地青年藝術家跨區域交流，互惠互利。

此次大灣區合作峰會機制的設立，呼應了我長期奔走呼籲的設想。峰會的創始成員單位未來可以按商定順序輪流召集組織，峰會定位成交流合作、共建共享的優質平台，自此大灣區的文藝合作進入嶄新的局面。

不過萬里長征第一步，好的政策還需群策群力、落到實處。中國古代清初思想家唐甄在《潛書．權實》中說「以實則治」，講的就是要付出實際勞動才能天下太平。對於灣區的文藝工作者和廣大的觀眾，如何使得他們能從大灣區的文藝合作發展中得到實實在在的滿足和幸福，才是關鍵所在。

在我看來，大灣區城市在文化資源方面各有所長，未來協作創新是大有可為的。我曾經兩次率領香港弦樂團代表香港特區到內地大灣區城市交流演出，感覺在音樂教育方面香港有自身的優勢，不論是國際化的音樂教育師資，還是培訓學校和演出舞台，都能使得學生得到很好的國際化專業訓練。而廣東的音樂教育資源，獨立的音樂學校只有星海音樂學院聲名在外，其他只是在學校裏開設音樂專業，在國際化教學方面還有提升的空間。另一方面專業樂手只能在香港演出則又有局限性，大灣區廣闊的演出市場將為香港樂手提供很好的專業發展機遇。如果把兩者優勢結合，就能在大灣區的文藝發展空間走出一條新路，也讓更多的參與者收穫實惠。

不過當前大灣區文藝融合創新最急需解決的，還是和內地盡早「通關」，便利兩地文藝界的來往與合作。2022年下一屆大灣區文藝合作峰會將在廣州舉辦，我殷切期盼屆時兩地已自由往來，峰會所有成員單位都能在現場實現大團圓，共譜明日華章。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最難消受粉絲「恩」

男的要求樣子俊朗不凡，外形高大威猛兼且剛中帶柔，最好能有六塊腹肌；而女的嘛，樣貌俏麗可人，身材凹凸有致，膚白美肌大長腿，扮相也要宜古宜今……以上都是這時代粉絲們對男女演藝人偶像的「審美」要求，演藝人除了要在演出工作中使出十八般武藝「圈粉」外，如何「留得住」粉絲令他（她）們不會「蟬過別枝」，也是現今演藝人於星途中的另一項「工程」啊！

演藝人在娛圈能否名成利就，粉絲佔着很大的「比重」，但不少演藝人同時亦都慨嘆着：「唉！最難消受粉絲『恩』吖！」

「做演藝人的，是靠『臉』吃飯的行業，是否有觀眾緣，也得要看際遇中的天時地利人和，每個時代的粉絲們對他（她）們心中的男神女神或是偶像，都有着自己的視角，所以沒有誰比誰美，重要的是該位演藝人是否『切合』他們的口味而已。正如最近TVB某劇的男主角，被觀眾吐槽並懷疑他『整過容』，因總覺得男主面部肌肉很『膠』，故此表情是皮笑肉不笑，削弱了男主本有歲數的男性魅力。」娛圈人士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粉絲能直接接觸到演藝人的機會不多，縱然偶遇演藝人感到喜悅、心情興奮，粉絲們亦能禮貌地展現出尊重別人的個人修養，然而時至這年代，社會及民生已有着大大的進步和提升，但某些人的智商、行為素質卻不斷在下降，甚至有『零分、負分』的。」

演藝人被評頭品足是無可避免，不過絕不代表可以用貶義之言去羞辱他們，任何人是可以不喜歡任何一位演藝人，但不要傷害。

客觀而言，娛圈裏也有不少天才演藝人，明事理的人會說：「普通人考試考到100分是他們的極限，而天才亦只能考到100分，是因為試卷最高分是100分哦！」

爽姐私語

林爽兒

白頭佬扎根雲南

一直好恨去雲南，覺得那地方會適合自己。其實是直覺，只不過因為那裏少數民族多，對他們的文化習俗特別喜愛，一句講晒是貪靚！

不少朋友知道我恨去雲南，都自動提出各自在那邊的朋友、親戚、兄弟姐妹的工作、生意、活動，非常熱情地向我介紹雲南的種種，令我的腦海中不斷浮現在雲南的畫面，其實是發夢而已，所以我想完全通關之後，第一個出發的地方應該便是做夢都做不停的雲南！

我的其中兩位朋友兄弟，十分有趣，兩個都是「浪子」，我認識他們的時候還好端端地在香港搞東搞西，哥哥搞茶文化頗有成就，不過早早已是喜歡到處「浪蕩」的人，帶着他的茶文化到全國各地宣揚，去喜馬拉雅山泡茶、在添馬艦舉行2,000幾人的茶會。現今返回內地大灣區石牙埧開辦茶書院，幾年間令石牙埧變了樣，這樣的路向已令我們羨慕不已。誰不知他的弟弟更厲害，返內地開拓市場9年，2018年在雲南大理落地生根，先買房子再開居酒屋，近月把居酒屋轉變成港式茶餐廳，第一間由香港人主理的港式茶餐廳，得到當地搞飲食30多年的朋友支持，茶餐廳搞得有聲有色，限量每周一天推出港式燒鵝，每天供應港式叉燒、白切雞、燒乳鴿，把香港茶餐廳的部分代表作帶到雲南去，吸引了很多當地朋友。他還把自己的一頭白髮當成註冊商標，註冊成「白頭佬」。他告訴我雲南很舒服很寧靜，亦有很多來自各地的朋友在那裏落地生根，所以他的茶餐廳也吸引着這些外來的人。

他的餐廳有兩個股東，就是他和那位做飲食30多年的朋友。他還首創了「消費股東」，接受了6位朋友加入，朋友不知多踴躍想成為「消費股東」，他滿肚計劃地告訴我，到他再開第二間的時候，他會接受更多朋友參與，做一個VIP會員制，接納30人參與。看來他的白頭佬港式茶餐廳這3個月開始之後，已很有成績，朋友客人都期待着他的第二波，等待着當他餐廳的VIP會員。

聽着他的故事，我也在幻想着什麼時候可以飛到雲南，什麼時候也能夠像他找到一個如此充滿魅力的地方享受下！

●朋友在雲南大理的茶餐廳，還有露天座位。 作者供圖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打疫苗後的自由？

之前參加婚禮，入場前逐一檢查疫苗證明。女家說因為她那邊大部分親友沒有接種，所以唯有改以4人一桌的方式，另外再進行晚宴。人生大事，當然小心一點好，但想起其實香港的確診數字愈來愈低，我們生活回復正常水平的速度卻不成比例的緩慢，犧牲似乎太多了。

只說小學生的話，我們當然有意見，也同屬家長群的意見。這一代孩子本身已是數碼世代，大家都想他們多點社交多點運動，一個疫情卻令他們墮入不同隔閡的人為陷阱——不能有大型家族聚會，去餐廳也只看到不同膠板，其實這些象徵意義對成長中的孩子有深遠影響。

我們一心想着要找有大球場、大空間又有飯堂的學校給孩子，一個疫情便推倒一切。所有小學校隊運動取消，有足球場也不會開；午餐不能在學校吃，任你有私家食堂也等餓到半死等回家才可解決。小息不能跑跑跳跳，要圍着隔板拿餅乾出來吃，除下口罩就不能談話。我聽到有朋友分享，有一些小學甚至不能吃小食及除口罩，家長接放學時唯有立刻帶小食給孩子吃，畢竟已足足6小時沒吃過東西了——這是合乎人道的處理嗎？

看着其他國家或地方雖然疫情較嚴重，但生活已大致如常。打了疫苗後，口罩的需要也降低了，學生回學校如常上課和用餐。誰有確診便回家一星期喝水睡覺，現階段大部分個案，已不是我們想像般的入院插喉。當個案少的地方覺得慶幸自己控制得好，慶幸自己不在高感染率的已發展國家或地區時，他們其實已如常生活，經濟都慢慢步向正常，只有我們在逆向而行。

只見香港愈來愈不便，外國朋友聽聞我們的措施，還以為香港如東南亞其他地區般個案頻生呢！疫苗愈打愈多，卻沒有換來對應的自由，不少人都慢慢受不了。但大家也沒有選擇權，以疫症之名，還是好好聽話吧！

百家廊

付秀宏

山茶花遐思

江蘇姜堰溱潼古鎮，我是第二次來。為的是觀賞始植於宋朝、有近千年樹齡的萬朵古山茶，這株絕世珍品，不僅是溱潼古鎮的名片，更是姜堰生物物種的寶貴財富。兩次去的時間，都是中午之前。陽光正好，青磚黛瓦。古樹就藏在溱潼古鎮裏，房屋錯落有致。屋脊幽亮，古山茶花樹看上去更養眼一些，那些古山茶花就像一張張淳厚的笑顏——在樹冠上裊裊而升。

獲得一個地方的歷史感，需要到現場去拜謁。兩次去面對萬朵古山茶樹，我就是讓生命中所有感官都打開，讓眼耳鼻舌身意入定的姿態去體驗：時間之神把一株樹保存下來，千百年裏不斷擎起紅色之花，又小心地放回大地，這種心靈頓悟易以美的方式連在一起。眼前的山茶花，這令人心喜的花兒，既浸染了歷史風雲，又在每年的煦日中面頰緋紅，那麼古老，又那麼飄逸。

午後一陣小雨稍過，我又在萬朵古山茶樹旁逗留。看見一對老人依偎呢喃着觀賞山茶花。淡紅色的花朵，一朵緊挨着一朵，依着高度向上怒放，似是酒後微紅的臉頰被洗了一遍。些許雨滴正在花朵間慢慢流動，一些雨滴順着花瓣的弧線輕輕滑落，如此晶瑩的雨滴成了花兒並不均衡的妝彩，欲遮還羞。我想，萬朵古山茶正演奏着昂揚的生命之曲，即使將來愛到浪漫凋謝，也從不放棄，難怪那對老人久久佇立。

遐思中，一陣微風吹來，氤氳的古鎮氣息不由讓人心境如夢。輕輕地走過去，與那對老人攀談，令我驚奇的是——他們家裏連續7年養了一盆白色山茶花，每年花樹上的並蒂花有7朵，山茶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在流逝的歲月中，他和她像看護年輕時的純真愛情一樣，不離不棄。有時，他會採一瓣潔白的山茶花，遞到她嘴邊，說：「你吃，真甜。」她說不能摘，也不能吃，只要看。這種發自心底的愛，真是說也說不清楚。

潔白的山茶花幽幽含香，就像高貴的白雲在他們家中裊裊婷婷。他曾指着並蒂的山茶花對她說：「它們多像我倆，你是我理想的嬋娟，我是在你手中的畫卷。我願為山茶花製作一疊詩箋，為你，也為我，寫詩一百年。」呵呵，理想中的山茶花，在這對老人心底款款綻開了，他對她的話就是一首詩，那音色柔軟得像雲一樣。今天真奇特，我發現原本早有鍾愛者從山茶花中找回了自己。

去年春上，我曾在湖南湘西儀器儀表總廠內，見到一株四色山茶花樹，大為驚歎。這株山茶花高3米，樹的胸徑4厘米，從1986年開始，已連續多年開放出4種不同顏色的花朵。聽管理者引以為傲地講，這株山茶先開放出幾朵玫瑰紅色的花，接着又開出30多朵白、黃色和桃紅色的花，這些花朵都有茶杯般大小，色彩特別分明。玫瑰紅的花盛開於樹冠頂端，好像端坐中軍帳，白、黃、桃紅的花則分布於樹冠的中下部，聽其號令。四色山茶花競相怒放，相映成趣，漂亮極了。

我想，在四色山茶花樹面前，連最有想像力的畫師，也會驚奇地張大嘴巴吧。難怪席慕蓉由衷感嘆，山茶花開了，一開便是滿樹的詩情和畫意。滿樹的花，在月光下朦朦朧朧，可香氣卻一點兒也不含糊。美麗的白色花，使人幻想它是茫茫一片的大海，幾隻蜜蜂飛過像小船悠悠划過。我也曾一日日看着，這些溫潤可愛的花兒，從青綠小芽兒到漸漸飽滿再到綻放，從半圓到將圓再到滿圓，懂它所說的每一句話。每朵山茶花都開得極為小心，滿樹的花就沒一朵開錯了的。

對於山茶花，你不得不驚訝與屏息於花兒初期的謹慎，但怒放之時又風範大改，它們迎風笑開，沐雨怒放，明淨而端莊，清新而坦蕩，灑脫而高潔。一位文友說，小時候淘氣，他特別喜歡鑽進寧靜的山茶林，總是將一根用稻草特製的吸管——插進山茶花黃蕊中，吸上一口甜汁，那真是沁人心脾啊！露水打濕了頭髮，浸透了衣服，已全然忘記。至今想起，那清香悠悠的山茶花，還是讓他百般眷戀。

是的，不去用嘴吸，即便用鼻子聞，山茶花也會透出陣陣芳香，就別說那溢滿玉液瓊汁的花蕊了，那是山茶花最純潔的心啊！當山茶花大朵大朵掉下地時，去撿它，然後送親人送朋友，或夾於書中，也有幾分「予人玫瑰，手有餘香」的情味。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乃詩之至也。氣韻搖盪的山茶花，形諸舞詠，儀態萬方。纖麗風致，花緣情而真摯，樹生碧而瀏亮。

風很輕，沉默也輕，山茶樹上灌滿了蟬的嘶鳴。風中的山茶花一朵朵被吹開了，那是一顆顆顫慄的赤子之心。記憶輕淺，只有在某個不經意的情境裏，我們才會恍然明白：花有花的因緣，茶有茶的宿命，人有人的約定，世間萬物都有着各自的使命。一念花開，一念花落。其實，山茶花芯蕊中的每一空間，每個人都持有一枚鑰匙，都有權利出入；持續撥動愛的心弦，就能找到開啟山茶花的鑰匙。

當枝條試探着吐出花蕾，山茶花隱在那裏；當蓓蕾悄然結胎，山茶花抱在那裏；當花瓣怒張之時，山茶花笑在那裏；當香銷委地成泥，山茶花化在那裏。見或不見，山茶花總在山茶樹那裏。山茶花很小心在意地貯香，把香膏一點一滴地積於玉瓶，最後將猛烈的馨香並作揮盡。陽光薄金，天際朝霞，花溪春水，山茶花就是這樣奇特的戰士，平時隱忍不語，艷異時精緻無瑕，那種唯美勇敢幾乎讓人難以置信。

山茶花，別名茶花、耐冬，屬山茶科花卉樹種，為常綠灌木或喬木。因山茶樹葉類似茶葉，可作茗飲，故得名。山茶原產我國雲南、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省，山茶花嬌美可愛，花色紅白不一，碧葉常年不落。山茶花的園藝品種很多，有單瓣、重瓣等等。山茶籽呈橢圓形，背有角稜，用山茶籽榨出的油，為上等食用油。中醫中以山茶花入藥，性平而微寒，味甘而微辛，功能涼血止血，散瘀消腫，主治吐血、衄血、便血等症。

有趣的是，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時尚界的香奈兒女士就愛上了山茶花，並將山茶花作為胸針佩戴於肩頭，或點綴在鬢邊髮際。她沉醉於山茶花的無限遐思中，尤其對那渾圓飽滿的花朵鍾情有加。山茶花樹鬱鬱葱葱的風姿和層層疊疊的花瓣，成為香奈兒高級珠寶的靈感發源。那巧奪天工的山茶花瓣圖案設計，已經鋪展開與時空並存的栩栩如生立體經卷。

●花開並蒂醉山茶。（韓鳳平攝）作者供圖

鵬情萬里

趙鵬飛

香港，不適合「與病毒共存」

寒潮突襲，北方一夜入冬，香港的氣溫也跟着跌了不少。早起在海邊跑步，居然看到有人已經穿上了帶風毛的羽絨。不由心生感嘆，還是時間跑得更快。暑去寒來，年頭又到年尾。疫情停滯了香港與內地的主要往來，季節更替和氣候變化，卻絲毫不為所動。

疫情肆虐的2020年初，城市停擺，工廠停產，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一度下滑，有人樂觀地以為，新冠疫情會對氣候變化產生積極影響。很可惜，在低位短暫徘徊之後，導致氣候變暖的主要溫室氣體，仍舊以一種看似不可逆轉的勢頭，持續增加。

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月發布的一項報告說，氣候變化是當前人類面臨的最大健康威脅。確實，儘管新冠疫情還未有會散去的跡象，但加強針的疫苗，和各路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的特效藥，還是讓我們看到了不算很遠處的些許曙光，而氣候變化給全球造成的健康威脅和危害，則遠遠超出我們能預估和應對的層面。

再看看眼下內地的防疫措施，頗有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即時感。

面對新冠病毒的不斷變異，內地的防疫措施不斷升級打補丁。隔離檢疫從14到14+7再到14+7+7，疫情流調範圍從密接到次密接再到時空伴隨者，疫苗接種從全員兩針到全民開打第三劑加強針。而國外，從無所謂到學會戴口罩再到封閉國門，然後接種疫苗恢復常態，再恢復到無所畏懼的狀態。兩種截然不同的防疫取態，對於一直嚴防死守嚴陣以待的中國而言，就是不得不持續加高防疫堤壩築牢抗疫屏障。因為新爆發的每一輪疫情，都是因為境外輸入病例蔓延燎起的。只要國內外的防疫目的和防疫措施不看齊不對標，這場全人類與新冠病毒鬥法的抗疫戰的硝煙，就始終看不到要休止的信號。

已經有超過500萬人因為疫情失去了生命，地球村內部的抗疫鴻溝，沒有要彌合的趨勢。堡壘都是從內部被攻破的，這句話放到這裏也有效。在享受自由和恢復經濟面前，與「與病毒共存」的論調，似乎正在成為愈來愈多國家和地區妥協的共識。這樣的聲音，也開始蔓延到了抗疫戰績算是不錯的香港。幸運的是，港府對標內地抗疫策略，爭取優先恢復和內地通關的決心，並未因此動搖。

我在特區政府網站看到一組按照年齡統計的香港人口情況：12-19歲，448,800人；20-29歲，808,700人；30-39歲，1,126,300人；40-49歲，1,142,500人；50-59歲，1,174,200人；60-69歲，1,071,800人；70-79歲，560,500人；80歲以上，401,800人。現在，全世界關於疫情的普遍認知，便是接種疫苗之後，即便被感染，還是以輕症和無症狀的人居多，但基礎病較多抵抗力衰弱的長者，患危重症的機率就相當高了。香港的公共醫療水平很高，擁有的醫療資源，相對於所需要服務的人群，就一直處於捉襟見肘的窘境。粗略計算一下，香港超過70歲的人多達962,300人，60歲以上的人口更高達2,034,100人，倘若其中1-2%的老年人感染，公共醫療需要承擔的壓力，用不堪重負已不足以形容。更何況，直到現在，香港兩針疫苗接種率還未夠70%，70歲以上人士的接種率就更低。可見，香港並不是一座適合「與病毒共存」的城市。

天氣雖然轉冷，熱乎的消息總算開始逼近。特首說，預料通關初期只限於廣東省，且會設置配額。